

◆ 数学家 × 科学家  
天才 × 人工智能

高智商恋爱  
聪明规则

关于爱情的三个猜想

我爱你，  
就要用你喜欢的方式去爱你。

薇景 / 著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关 于 爱 情

的

▼ 微景 —— 著

三 个 猜 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关于爱情的三个猜想 / 薇景著.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404-8450-7

I. ①关… II. ①薇…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Q0209号

中南天使(湖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的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 关于爱情的三个猜想

GUANYU AIQING DE SAN GE CAIXIANG

作者: 薇景

出版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刘诗哲

监制: 邓理

策划编辑: 杨旋

封面设计: 杨平

封面绘画: E.Pact

版式设计: 罗晓芸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http://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145mm×210mm 1/32

字 数: 320千字

印 张: 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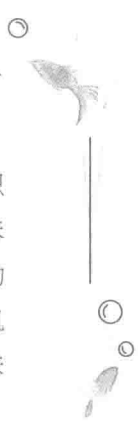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8450-7

定 价: 34.80元

Contents  
目 录

- 
- |       |     |    |
|-------|-----|----|
| ◦ 001 | 第一章 | 初识 |
| ◦ 027 | 第二章 | 趣味 |
| ◦ 060 | 第三章 | 情动 |
| ◦ 082 | 第四章 | 转机 |
| ◦ 113 | 第五章 | 暧昧 |
| ◦ 137 | 第六章 | 喜欢 |
| ◦ 195 | 第七章 | 危机 |
| ◦ 247 | 第八章 | 矛盾 |
| ◦ 272 | 第九章 | 观念 |
| ◦ 300 | 第十章 | 爱情 |



在唐欧拉屈指可数的几次动情时刻里，那天的一切格外鲜明。

雨水的落速，空气的湿度，旁人的距离，寒风的时速，除了这些惯性潜入大脑的数据外，她还闻到了泥土散出来的腥尘味，以及白牡丹散发的隐隐清香。

傍晚时分的墓园，有着一一种疹人的寂静。像是一不留神就会被拽到另一个世界，诡异、肃穆。

送走负责下葬的工作人员后，唐欧拉就这么静静地站在寒风里头，一手举着黑伞，一手拿着白牡丹，双眼直视着墓碑上的照片，神情落寞，难得的落寞。

“我还是难受了，对不起。”她低语着，弯腰把白牡丹放到墓碑前，身子顺势蹲了下来，手指轻触着碑文。

唐修年，1935—2016。再没有任何别的文字，思念和爱称统统没有。

写给谁看呢？相依为命的爷孙俩，一个已经入土，剩下的那个又何须用刻字去表达自己的情感。

“答应您的没做到，我不但难受，而且还有点想哭。”她呢喃着心里的话，眼圈渐渐泛红。

风吹得猛，雨滴乱窜，即使她穿得厚重却也还是忍不住缩成一团，躲在大大的黑伞下头，一边发着颤呵着手，一边克制着眼眶里的泪别滴出来。

爷爷讨厌哭哭啼啼，她也并非平常的自己。

这世上每一秒就有1.8个人死亡，面对这个最为俗套和永恒的结局，她不该这样。爷爷能活八十已经足够幸运，而且病来得快，走得也快，没受大罪，尊严仍在。

这种最为理想的死法，恐怕不是人人都有福气享有的。她不该这么悲伤的，不是吗。

脑袋清清楚楚，心却不听指挥。

短短的五天时间，她见证了爷爷从健康到死亡的全过程。

之后的琐事繁多，她无暇感伤。这会儿完成了世人入土为安的要求之后，心才有了喘息的空当。她察觉到了冷、疼，甚至悟出了一些孤独的味道。

“您的那些花草我都准备处理掉，只留了盆常春藤。那植物耐阴、怕热，跟您有点像。虽然好养活，但不修剪的话，会长得奇丑无比。我需要这么一个不消耗精力，却又得花些零散时间的东西。我需要这种念想和陪伴。它像您。”她深吸口气，继续低语。原本清冷干净的音调里，多了些鼻音和孩子气。

“还有那些藏书……”她顿了顿，无力地道，“我会卖掉的。别动怒，我尽量挑些真正喜欢它们的人。不要怪我，我需要钱，您早就知道的。”

话音飘荡在空气里头，除了风雨敲打树叶的回应，再没有别的响动。她陷入沉默，眼眶里的泪渐渐退了回去，知道今后再谈起需要钱的时候，永远也听不到爷爷那略带无奈的叹息声了。

是啊，人都没了，他给予的所有关心爱护牵挂羁绊，也一定随着消失。

她伸手擦着碑上的雨水，轻声地保证道：“家里的一切我会处理好，也会好好照顾自己。以后不会来了……您听不到，我也不会再像今天这么失常了。”

对着一块石头和埋在下面的骨灰自言自语的行径，跟她一贯的认知有悖。不过只此一次，倒也可以原谅自己。

收回覆在墓碑上的手指，她缓缓地站了起来。风雨加剧，手里的黑伞来回摆动，她重新看回照片，静静地做着最后的道别。

脑子里飞速运转着这二十多年来的记忆，有关爷爷的所有记忆。件件事历历在目，想忘都忘不了。

“好吧……”她望着爷爷的眼睛，平静地叹气，“您期盼的那件事，我会开始留意的。虽然不保证完成任务，但我会努力的。您别担心。”

干净利落的话音落幕后，做出回应的依旧是自然的声音，只是这回不单是风雨树林，相伴而来的还有一记闷雷轰隆。

唐欧拉怔了怔，思绪有些飞散。她吸了口气，对着墓碑鞠下一躬后，挥挥手告别。

这会儿天色几乎全部暗了下来，幽静的石阶小路被雨水冲刷得有些湿滑。唐欧拉沿着小路朝墓园外走着，步履小心谨慎。

公交站在马路对面，旁边空旷的停车场上只停着一辆黑色轿车。

眼见只有几步就能抵达目的地，她加快了步子，同时也失了些谨慎。

咣当……

“啧……”坐在黑色轿车里的钟扬下意识地倒抽口气，替那个摔倒在路边的女人疼得慌。

时速过快的摩托车为了躲避一只突然窜出来的野狗，车把一歪，冲到了旁边这个正要过马路的女人身上。女人被撞倒，她手里的皮包和雨伞滑落。摩托车虽然受到阻力摇晃了几下，但并没有失去控制。司机大惊过后一看撞了人，竟然顺势加了把油，极其缺德地飞速逃离现场。

钟扬作为一个正义的旁观者，本能地下了车。可他再怎么迅速，也比不上做贼心虚的肇事司机的速度。

风雨交加，天色昏暗，那摩托车又极其肮脏，根本看不清车牌号。他心里

有些窝火，看了眼仍然倒在路边的女人，知道今天这事是管定了。

“你怎么样？”

“没事。”唐欧拉艰难地撑起右手，连头都没顾上抬，忍着身上的疼痛，迅速地查看着自己散落一地的杂物。

钟扬站在旁边看着这人，不确定她是不是真的没事。

恰巧路灯这时候亮了起来，他看清了她的脸。

细眉凤目，皮肤白皙，不算多有姿色，却意外地挺吸引人。胳膊腿细长，人长得不矮。头发扎得一丝不苟，这么大的风雨都没能打乱一毫。她绝对伤到了什么地方，行动有些僵硬迟缓，但看她的神情，像是在对着散落在旁边的杂物进行着思考。

散出来的杂物里，有个由保鲜盒装着的糊状物，盒盖脱落，糊状物散落一地。她用右手捧着那些糊，一点一点地往盒子里头装。虽然行动不便，但她不慌不忙，神情更是自若。

暴雨砸在脸上，狂风不断地呼啸，连他都有些受不了地拿起她滑落的雨伞撑了起来，而这女人却像一点都不受影响，继续半蹲着收拾残局。

荒郊野岭、暴风雨下的高瘦惨白的女人，受伤了竟然无动于衷，低头拿手捧着泥糊糊玩儿。

钟扬必须承认自己有点好奇。

但他能问吗？他只能替她撑着伞，挡着风，看着她极其认真细致地一点一点地把那些混合着泥水的类似于五谷杂粮粉末的泥糊糊装回盒子里头。

“谢谢。”收拾妥当后，唐欧拉缓缓地站了起来，左侧的胳膊疼得厉害，她眉头轻蹙。

“胳膊怎么样？”钟扬这会儿也注意到了她那只粗了些许的胳膊。

唐欧拉抬眼看他，这才正式把好心人的模样看了个仔细。即使她正忍着剧痛，脑子却还是片刻的分神。当这种五官比例进入视线之后，她很难不去赞叹自然的美妙，斐波那契数列的美感再次得到验证。



“估计是脱臼了。”疼痛拉回了她的注意力，平稳的声线也因此有些波动。

钟扬看着这个女人，有片刻的无语。胳膊脱臼肿胀到这种程度，竟然还能忍着一声不吭，他活到现在也算见过不少神人，今晚这个算是一位。

“你得去医院。”他指了下自己的车，决定好人做到底。

“谢谢。”唐欧拉几乎没有犹豫地道了谢。

她现在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上车，承担好人突然变脸的风险；二是等公交，承担剧痛、暴风雨以及荒郊出事的风险。这是最基础的概率问题，她连想都不用想。

唐欧拉上车，再次道谢，尽量让自己不弄脏别人的地盘，可浑身几乎湿透，很难不把泥水带进车里。

“车洗洗就行，你别动了。”钟扬见她低头看着自己弄出的痕迹，还试图用那只好胳膊从包里掏着纸巾什么的，立刻出声制止她。

唐欧拉抬眼看他，神情有些尴尬。

等她把手机缓缓地 from 包里掏出来的时候，钟扬也有些傻眼。

尴尬归尴尬，唐欧拉还是迅速地把车牌号以及手机的定位跟踪链接发给了好友顾悠。不是她心眼多，只是这种能降低意外风险的事情实在没理由不做。

钟扬虽然没有千里眼，但还是在给她毛巾的时候瞥见了她的车辆信息。

他胳膊顿了顿，笑了：“不错，挺有安全意识。身份证号需要吗？”

唐欧拉一愣，抬头对上好心人略带戏谑的眼神。互看了几秒后，她认真地摇了摇头，接着无声地接过他手里的毛巾，费劲地擦着头和脸。

钟扬彻底无语，笑着摇头上路。

年轻的陌生男女，虽然同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但一个无心社交，一个疼得冷汗直冒。寂静充斥了一路，直到钟扬把唐欧拉放到最近的医院之后，这段奇妙的旅程才算结束。

虽然最后她道谢的模样真诚可信，但他对这女人的印象却还是深深地刻上了两个字：冷、怪。

小插曲过后，钟扬回到市区。

他的旷云科技公司就开在高新区的融科资讯中心，占地面积不大，人员也就一百多个。但就是这么一家小小的科技公司，A轮融资600万美元，B轮追加4700万美元，估值五百亿美元，并且在今年“全球最值得关注的百家人工智能公司”的测评中排行第七。

图形识别领域里的新锐，来势汹汹、野心勃勃。

一切看着欣欣向荣，融资不困难，盈利模式和未来方向也明朗清晰。但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明白，这巨大幻象下面的东西是何等的残酷。

有人说创业者就像大航海时期的开拓者，没人告诉你该去哪儿，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孤独地做出一个决定，然后以自己的生命和全副身家对它承担结果。

步步如履薄冰，分秒就是生死。

钟扬对这种冒险上瘾，而且欲罢不能。他怀着改变世界的梦想，心甘情愿地被虐。

停好车上到四楼，玻璃门一滑开，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浓郁的烧烤味，他皱起眉头，忍住立刻回头的冲动。

“老大，吃饭了吗？有烧烤！”负责市场部的90后张大伟靠在门口，一手端着杯咖啡，一手拿着串腰子，神色自然，语气诚恳。

钟扬谢绝了他的好意，淡淡地道：“你还真是一贯的好品位。上回是辣条配蓝山黑咖啡，这回又是什么配腰子？”他上前闻了闻咖啡，“云南小粒？”

张大伟睁大了他那双小眼睛：“厉害！”

钟扬点点头：“不错，酸味倒是能解腻。”

“酸吗？”张大伟味觉迟钝，狠狠地闻了几鼻子后作罢。

“老大！”负责办公室的美女甄心端着杯水从茶水间走了出来，一瞧见钟扬便立刻上前告状，“张大伟有病！吃什么不好，非得吃烤串儿！我说让他放餐厅，他还非得摆到办公区来吃，你闻闻这味儿！知道的是科技公司，不知道

的还以为是楼下胡同口的串儿摊呢！”

“甄姑奶奶，您有完没完？您当这是小学告老师呢？知道您不食人间烟火，明儿我找几个塑料袋给您搭个真空帐篷，您看如何？又防味儿又防霾的，多好。”张大伟负责市场部，口才自不用说。对着钟扬他不敢放肆，但甄小主管他可不放在眼里。

甄心人小气性大，有些洁癖，对着张大伟的时候气最不顺。她瞪着大眼睛发射着怒火：“张大伟，你芝麻绿豆大的眼儿再瞪也就一条缝，费什么劲啊！说什么给我搭帐篷？我呸！就你那动手能力，骗谁呢？摸什么坏什么，咖啡壶你用坏几个了？”

“哎！你哪只眼睛看见是我弄坏的？！”

“怎么没有！我就——”

“F-U-C-K——都给我闭嘴！老子今天要是找不出这个Bug！你们谁他妈都别想活过今晚！FUCK！FUCK！FUCK！啊——”

疯狂的怒吼声打断了两人的针锋相对，整个办公室瞬间鸦雀无声，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看向了一个角落。

黑色涂鸦墙，黑色办公桌办公椅，黑色T恤，黑色短裤。两台黑色电脑前坐着一个清瘦的玉面小生，他架着个黑框眼镜，目光直视着电脑屏幕，椅背上搭着一件长款黑色羽绒服。如果不是他脸色还稍稍涨红，想必谁也看不出他就是刚才那阵怒吼的源头。

这家伙叫刘建一，平时极好说话，极其随便，但怒起来的时候，立刻有本事化身为一条变异的疯狗。旷云的人都领教过他的疯狂，除了钟扬之外，没人能治得了他。

“行了行了，吃完好好工作，没事就早点回家。”钟扬无奈地低笑，一手拍了拍张大伟，一手拍了拍甄心。

面对着这么一帮员工，他每天都跟到了马戏团似的。闹腾是有些闹腾，但至少不会无聊。

“老大，陈总在等你。”甄心尽责地提醒钟扬。

钟扬朝她笑了笑，转身去了陈凯杰的办公室。

甄心望着钟扬离去的背影，心里找到些平衡。每回不顺的时候，看看他们老大，似乎就又找到了新的动力。工作能力一流，人还长得又高又帅，穿什么都好看，梳什么发型都酷。

女人喜欢他就算了，最可笑的是这群小白痴，还暗地里跟他学。他梳什么发型，穿什么牌子的衣服，甚至连他最近新迷上的户外攀岩，他们也都屁颠屁颠地跟着学。学就学吧，也不看看自身素质如何。去年老大为了开发硬件项目，大半年没顾上捋饬自己，结果一头短发留长了不说，还自带飘逸的效果。他五官立体，配上不修边幅的头发颇有些浪子风范。谁知这群笨蛋竟然也跟着学，其中带头的就是张大伟，也不看看自己那满月脸和粗脖子，简直可笑之极！

“别看了，再看也不是你的。魏大美女就算人在美国，也照样能把咱们老大吃得死死的。”张大伟啧啧两声，忍不住嘴贱。

甄心倏地扭头瞪他，寒光凛冽。

张大伟下意识地退后两步，迅速地端起咖啡拿起腰子溜了。

钟扬一跨进陈凯杰的办公室，就被他叫到了电脑前头。

“这算法绝对还能更好，但奇怪的是我越挖就越难找到改进的方法。思路不对，脑子有点锈。”陈凯杰去掉金丝边眼镜，挫败地拧了拧眉心。

钟扬笑了，拍拍他的肩膀，劝道：“别那么大压力，搞研究急不得。”

陈凯杰靠在椅背上，颓然道：“我怕时间不够。”

钟扬扬了扬眉，过了一会儿才开口：“我知道你心气儿高，觉得深度学习算法的门槛低了，不想跟大家挤在一条船上。但现实是，咱们目前在这方面还有些优势，继续改进它才是最有效率的做法。”

“我明白，改进的事儿刘建一在负责。我每天都跟他对接。”陈凯杰丝毫不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哪里不对。

钟扬心里叹气，再次觉得这家伙果然最适合的还是搞科研。

他慢悠悠地离开陈凯杰的电脑，走到窗户边上，看着下头的行人说：“未来的人工智能巨头一定出在拥有丰富数据的公司。目前咱们的人脸识别准确率最高，还是有些先机的。市场占比接近百分之三十，有些优势。”

陈凯杰点头：“有优势是因为咱们在深度学习领域里头暂时领先。所以还是得继续研究算法，研究深度学习以外的算法。”

钟扬笑了，这家伙完全拒绝听懂他话里的意思。

人工智能是头靠数据喂养出来的怪兽。掌握的数据越多，它自身就会越强大。AlphaGo战胜李世石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在战胜他的过程中学习了他、分析了他、进而又获得了进步，使自己变得更强大。深度学习算法确实早不是什么秘密了，想要再从技术层面上取得重大突破的话，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意味着今后进入了一个拼数据的时代。

旷云现在最紧迫的是占领市场，搜刮数据，而不是一门心思地继续搞理论研究。

钟扬扭头，看了眼紧盯电脑屏幕的好友，心中颇为无奈。

陈凯杰是典型的科学家逻辑。

他原先在大学里研究人工智能，四年前是钟扬把他挖出来做旷云的。

眼见企业目前优势不大，他的解决办法是做出另一套跟深度学习不同，且更牛、更先进的算法。真做出来的话，一定轰动全球，可这种研究真不是一朝一夕能搞出来的。

钟扬没想到要改变他，他需要他的技术，可有时候也确实觉得没办法跟他沟通。

“拜托你了，CTO。我等着你震惊世界。”钟扬回身走向门口，知道自己根本劝不动他。而且他已经研究了些时日，倒不如放手让他去做。况且万一成了呢？

陈凯杰怔了怔，抬头瞪他：“得了吧，你自己也是高手。为什么不肯继续

钻研？”

钟扬哈哈一笑：“我是个商人，你对我要求太高了。”

陈凯杰懒得理他，犹豫了两秒后，开口道：“帮我请个人吧。”

钟扬一愣：“谁？”

“虽然不一定能请到，但还是应该试试。”

“你说。”

“唐欧拉，科学院数学所的特聘研究员。”

“数学家？”

“嗯，唐欧拉这人……一言难尽。不过她一定能帮我找出问题在哪儿。”

“这么神？”

陈凯杰笑了笑，来了兴致：“这么说吧。普通人里头分学渣学霸，顶多再牛点的叫学神。唐欧拉呢，不是普通人。”

“天才？”钟扬没多惊讶，他也不是没见过天才。

陈凯杰摇头：“天才也分有成就和没成就的。很多人也就年轻的时候被叫作神童、天才。她不一样，她可是有货真价实的研究成果的。2013年的数学突破奖就是她在普林斯顿做研究的时候获得的。特别是对偏微分方程和解析数论有很多突破性的贡献。她这才叫真正的天才！而且她数感极好，简直过目不忘，逻辑推理能力和运算能力都是我见过最强大的。”

钟扬点点头，脑袋里勾勒出一幅类似爱因斯坦的老头子画像。这么说来，这位唐欧拉前辈的确值得尊敬，而且对数学热爱到连名字都叫欧拉。

“不过，他懂计算机算法吗？”

陈凯杰“嗯”了一声，一副自愧不如的神情：“她业余爱好是计算机，曾经研究过一阵，挺厉害的。”

“你跟这位牛人熟吗？”

“有些交集。”

“那行，你去请吧。”

“谢了。”

钟扬了解陈凯杰的为人，能让他这种科学家佩服的人少得可怜，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求救的。既然如此，那倒不妨请这位唐欧拉过来试试。

唐老爷子的遗物都被清理了个干净，除了盆常春藤和他生病前刚刚替孙女磨好的五谷粉。

脱白的胳膊经过处理后被固定了起来，单位让她休息几天，唐欧拉没什么意见。反正家里还有些琐事要处理，也不急着这么快去为国家做贡献。

好友顾悠说一会儿要来看她，顺便一起吃个午餐。

她挺喜欢顾悠的，虽然两人认识的时间不长，但默契感十足。而且顾悠是建筑师，偏理性，即使人很温柔，也没那么些女孩子家的弯弯绕绕。她感觉得出来顾悠是真正喜欢自己的，不像那些把她当异类的假面人。

将近十二点的时候，顾悠才匆匆赶来，一进门就被唐欧拉绑起来的胳膊吸引了注意力，歪着脑袋问她：“不是说没什么事吗？骨折了？”

“脱白。”唐欧拉回答得有些有气无力。

顾悠叹气，忍不住心疼她：“洗洗手吃饭吧，买了你喜欢的煲仔饭。”

“……谢谢。”

顾悠进厨房拿了碗筷，两人围着餐桌吃饭。

“这些箱子都是要处理的？”

“是，那个薛先生什么时候来拿书？”

“我把地址给你，发快递就行。到时候他会把钱转给你的。”

唐欧拉点点头：“谢谢了。”

顾悠笑了：“跟我客气什么，你爷爷那些书不知道多少人抢着要！”

唐欧拉没说话，心里觉得这个薛先生多半是因为顾悠才肯连价都没还就答应买书的。

“你也是个傻丫头。卖书的钱也是准备替秦思交医药费的？”

“嗯。”

“植物人是无底洞。”

“是。”

顾悠无奈，低头吃饭。每个人都有一些执念，她自己也不例外，又何必去劝别人呢。

“有需要我的地方你说话，我这几天多陪陪你。”

“我没事。”唐欧拉抬头看她。

顾悠朝她温柔地一笑，模样好看极了。

唐欧拉有些分神，不知怎么的突然想起前两天的好心人，她低声说：“我见到个比你还好看的人，男的。”

顾悠笑道：“比我好看多了？”

唐欧拉摇头：“至少我之前没见过。”

顾悠笑而不语，唐欧拉则看着她若有所思。

“怎么了？”

唐欧拉对她坦白：“我准备开始找对象了。”

顾悠一怔，随即点头道：“这很好啊，爷爷会很高兴的。”

“嗯。我算了算，如果我打算40岁之前定下人选的话，根据37%规则，我26岁会进入决策期，也就意味着还有一年的时间让我挑挑拣拣，积累经验。”

唐欧拉说得认真，顾悠却有些傻眼：“亲爱的，恋爱结婚不好拿数学来计算吧？”她忍不住劝道。

唐欧拉摇头：“哪有那么复杂？恋爱或结婚的本质，不过也是种选择罢了。任何随机选择的优化问题，都可以用37%规则来解决。这规则被算出来之后，使用率一直不低。”

顾悠无奈，但到底了解好友是什么样的，于是她笑了笑，说：“祝你好运。”

“嗯，确实需要些运气。”



顾悠低头吃饭，吃了两口之后，又抬头看她：“我以前觉得你是因为喜欢秦思才一直不交男朋友的。”

“秦思？”唐欧拉愣了愣，接着就事论事地随口道，“他配不上我。”

“……”

“他小时候就优柔寡断，大了更是懦弱。一个最后连自杀都完成不好的人……”唐欧拉话没说完，叹口气，摇了摇头。

顾悠看着好友，慢慢地陷入沉默。如果说她最欣赏欧拉的，应该就是我们随时随地都能一针见血地找出问题根源的本事。

“拉拉，你为什么会救秦思？”救一个多年不见的儿时旧友，而且在明知道这是个无底洞的情况下。

唐欧拉搅了搅米饭，轻声回道：“他小时候救过我一回，一命抵一命，不救他我睡不好。”

“他救过你？”

“嗯，我爷爷命苦，奶奶死了没多久，我爸妈就出了车祸。他一个人又得带我，又得上班挣钱。而且他是个大男人，我那会儿虽然只有四五岁，但毕竟是个小姑娘。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秦思妈妈带我上澡堂子洗澡的事。而且她还总给我搓澡，非搓下几层皮不可。我小时候老躲，觉得她狠，大了才明白她那是实在、心好。”

“秦妈妈心善。”

“嗯。有回我爷爷上大夜班，我一氧化碳中毒，人都瘫了。要不是秦思来叫我去他们家吃饺子，发现怎么叫都叫不醒我，恐怕我现在早成了一堆无机物了。”

顾悠点点头：“所以你必须救他？”

“主要还是有能力。如果我现在穷到连吃饭都困难的话，也不会有那么多责任感出来。在降低我的生活质量和换他一条命的选择题上，没什么好犹豫的。”